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六十四回 方學士片言折七令 鐵先生一札服諸官

前者兩軍師同出濟南，率兵分道南征。如今淮、揚、廬三郡皆平，高軍師之事已經完局，該說到呂軍師兵下河南了。雖然在這回敘起，要知呂師貞之取歸德，返在咸寧將拔淮安之前，咸寧之克廣陵，卻在師貞既取開封以後。至景星之下廬州，呂軍師已兵下河南府矣。當師貞駐紮袁州時，原先令學士方以一潛入歸郡，去掉蘇張之舌，未煩一卒，未驅一騎，竟成大功，易如反掌的，試聽道來。那時方學士仍舊戴了黃冠，改作道裝，行至交界處所，不見有一個人守汛，笑道：「想是大兵來，盤詰不得，索性撤了。」

迺遷來到東關，望見城頭黃蓋飄揚，城門緊閉，知是太守在城樓上。遂大叫道：「方外以一道人，係太守公至戚，千里遠來，煩為通報。」守門兵士只當不聽見，學士大聲連叫三五遍，太守聽得了，便喚門卒查問，卻傳失了兩字，稟說是方一道人。太守沉思一會，吩咐先請人署。

原來歸德府知府姓軒，名伯昂，自少雅慕方孝孺，又從未相會，只是心下私淑，所以方經做克郡太守時，彼此暗相交洽，雖也未曾晤面，卻曉得方經表字以一，曾戴黃冠，就猜他去了個以字，卻也正合著機殼。當下回轎到官衙，見那道人坐在穿堂側舍。伯昂進署，即著人請入內書房，便下個隱語問道：「昔日為陰官署中道士，今日做陽官署中道士了。」以一答道：「前後一人，陰陽一理。」伯昂已是無疑，只行個常禮，屏去從人，彼此先致了夙慕之意。以一開言道：「軍師知弟與太守公神交，特地頓兵袞郡，先令請命。」伯昂應道：「弟原要做件非常之事，所以立願要交非常之友。而今學士公駕臨，是造就也。待我再請兩位同心者來相會。」就走向裡邊，拉著兩人同步出來，一個年艾的，形容清古，眉目疏朗，一個年甫弱冠，生得修眉細眼，頰而瘦勁。與以一次第相見，伯昂代言道：「此位錢先生諱芹，從蘇郡守姚公起義，為行軍祭酒，當中途變起，先生返微服入京，得脫於難，與弟也是神交，輾轉而至此。」又指少年道：「此位姓侯，名玘，是侯大司寇諱泰之孫。司寇殉難之日，年止四齡，弟忝為公門下士，幸得保孤至於今日。」以一稱贊道：「漢李善撫孤之事，千古無雙，今不得專美於前矣。」

尤可喜者，司寇之夫人曾氏，為帝師所救，現在濟南。即日祖母孫兒，相逢於萬死一生之處，又是千古至奇之事。」伯昂道：「有是哉？」以一又道：「未也。尚有姚公之子名襄，久受御史監軍之職，為呂軍師器識，錢先生見之，如見姚公，亦大快事。」此時錢芹喜極，不禁鼓掌，侯玘喜極，返覺眼中含淚。

以一隨向伯昂道：「侯兄先去覲省今祖母，何如？」侯玘方笑逐顏開，躬立致謝。

伯昂與錢芹齊問：「聞得攻取淮揚又有高軍師，畢竟是誰為政？」以一應道：「呂軍師天下才也，靜如山嶽，動若雷霆，一技之長必拔，片言之善必錄，人人樂為致死。高軍師舊係鐵公參軍，呂軍師薦其才，特拜亞軍師之職，亦猶諸葛之與公瑾，略差一著耳。今我四人既屬一家，無庸說到歸降二字，竟寫個東帖，去迎請軍師駕臨罷。」伯昂道：「還有微礙。郡轄一州八縣，唯商邑今素有意氣，睢州由人主張，自能遵從。其外七邑，也有曲謹不通，也有迂腐乖張，暴戾自用的，須侃侃鑿鑿，折得倒他，方能濟事。數日內是賤辰，必然借此來議軍事，弟即呼學士為仙師，大家一會，那時全仗懸河之舌。」以一道：「不順者移兵討之，如風鼓旗。今以太守公之屬員，不忍見其狼籍，當勉從鈞論。」伯昂隨命擺上酒肴，痛飲達旦。

未幾，閩屬官員次第來到郡城，伯昂宴於內堂，請出錢芹、方經相陪，曰：「錢先生為社中畏友，方仙師為塵外素交，皆所心契。」各官見二人品格不凡，各致欽慕之意，說了些閒話，方議論到軍事。伯昂道：「聞得向來敵兵，只攻府而不攻州縣，府城拔而州縣未有不下者，則此郡當先受兵。列公有何良策，為同舟之助？」睢州道：「我等屬員，唯聽大人鈞命。」拓令道：「不然。官有大小，守土則無以異，似應各自努力。」虞令道：「聖人有云：吾從眾。還須酌議和同為妙。」鹿令道：「以卑末之見，莫若各練鄉勇，謹守城池，再向省會請兵來援，縱有差跌，亦稍盡臣子之誼。」商令道：「敵人起義以來，奄有中土，王師幾經覆沒。戰固不能，守亦難言，要完臣節，唯有身殉。」伯昂故意大贊道：「此議為正。」

以一道：「貧道自終南山望氣而來，知此土有異人。謬承太守公見留，延攬一番，得晤列公，可許貧道略獻芻蕘？」商令與睢牧齊聲道：「諸葛武侯尚須集進思，廣忠益，何況其下。

願聞尊旨。」以一道：「貧道聞殉國難者謂之忠，不聞殉賊難者亦謂之忠也。孔悝之難，子路死焉，夫子非之。子羔去焉，夫子予之。孝康為高皇帝之儲君，建文為孝康皇帝之元子，高皇告於天而立之，是為天子。我不知燕王為何人所立乎？操兵入殿之時，總是一班逆黨奸臣，擁戴稱尊。律以《春秋》，名曰國賊。不知列公何以親賊而仇帝也！」說未竟，鹿令接口道：「當今為高皇之子，敢雲賊耶？」以一應道：「賊尚有二種，如陳友諒、張士誠輩，圖王不成，乃是草莽之賊。這個賊字，還屬浮泛，所以其下殉節者，雖不得謂之忠，亦得為颯尺之義。若王莽、朱溫、侯景之徒，謂之篡弑之賊，這個賊字方是真切。而今燕王稱兵犯關，乘輿顛覆，國後灰燼，何以異此！適才商侯『敵人起義』這句話，甚有合於人心。夫既知彼之為義，則此之為不義，又何待言哉？」眾皆相顧錯愕。

伯昂假意說道：「仙師之論，嚴若《春秋》，但恨當日見義不明，失身至此，猶之貞女而嫁為盜婦，自當從一而終，何敢言及再醮耶？」以一道：「此喻固妙，然君臣與夫婦，到底是兩樣。女子之節，唯以此身為重，故無二義。若臣子之節，要當權其重輕，衡其大小，古人有棄暗投明，反邪歸正者，如王陵、馬援、魏微、李世前諸公，安得不謂之明良大士乎？」考令問道：「當今以一旅之師，不四年而得天下，非真命，其能若是？濟南起兵，已歷十餘載，僅有齊地，徒稱建文年號，恐事之不立，依附者終不免為後世笑。仙師既能望氣，必知其數，可得聞其大略與？」

以一毅色而答道：「嵩岱之靈，淮濟之氣，鬱鬱蔥蔥三十年矣。自中州之氣王而南北皆衰，應在女真人御世。今者不自稱尊，崇奉故主，返為拗數，然而千古大倫於是乎立，忠臣義士之氣於是乎充塞天地。雖聖賢作為，不過如斯。若彼自建國都，自稱年號，即日真主，自然不可附之。鐵兵部書高皇神主懸於城堵，燕逆尚不敢攻擊，而況建文已立，宮殿設有聖容，天威赫赫，豈可與之抗衡乎？以愚觀之，彼之謀臣勇將，皆上應列宿，若欲囊括宇內，反掌間耳。乃按兵十年，訪求行在，原其心跡，一朝復辟，則四海不勞而定。猶之乎家主權難出亡，華堂大廈悉為庶孽所據，但使家主人室，庶孽何所容其身乎？聞得目下用兵於河南淮北，是便於迎故主也。」

錢芹道：「未識人倫，焉知天道。草茅庶民望建文復位，不啻大旱之望雲一覽，豈有賢人君子，而返細人之不若哉？」鹿令勃然變色道：「物各有主，我輩中有科名官爵出自當今者，安可一例而論？」以一大笑道：「豈列公之祖與父，亦皆為燕王之臣子耶？受高皇之恩，而盡忠於聖子神孫，即所以上報高皇在天之靈也。夫既不知祖父，亦何有於君哉？我乃世外之人，全無干涉，而娓娓言忠言義，不亦可笑！」商令瞿然而向伯昂道：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我輩自可各行其志，不審大人高見若何？」伯昂厲聲道：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，並鴻毛之不若，雖匹夫亦不為也。」

時各官員嘿然心許，唯鹿令、拓令，外貌雖似倔強，其實氣餒心動，貪生怕死，尚在相對遲疑。商令又發言道：「要生則生，要死則死，慎勿處於兩歧，致貽後悔。」伯昂微微冷笑道：「且請錢先生繕起降書，如有異路者，彼以彼為忠，我以我為義，不須畫押，從此分散。」錢先生更不推辭，立時授筆草就。書云：

忠為立身之本，義乃經國之用。乘於方寸之中，塞諸兩儀之外。某等雖仕出新君，心存故主，聊借一郡以潛蹤，愛望六師而托命。向傳定鼎濟南，禁殿高呼開日月；茲瞻建牙袞石。羽林雷動肅貌貅。簞食來迎，十萬人心如一；擊聲至止，三千士氣無雙。雍雍乎鶴幣綸巾，快睹武侯氣象。兢兢然執矢負弩，幸憐太守庸材。合屬傾心，群僚泥首。

軒太守看過，贊了幾句，送於各屬員。朽、鹿二令，目視同僚一回，忽發聲道：「似此降書，不卑不污，古所未有。」便舉手向錢芹稱謝道：「大為我等生色。」商令笑說道：「兩公亦服，真可謂一紙書，賢於十萬師也。」於是自太守起，次第署名，其同知缺員，通判公出外，餘經、校、丞、簿等官，皆為填注，隨差佐貳兩員，迅赴衮州迎請王師。

數日間，報說軍師已至夏邑境上，軒太守率令各官，直到虞城地面，排班跪接。呂軍師下輿，親自扶起。伯昂喜出意外，呈上府庫冊籍，先自辭回。軍師到了歸德，兵馬盡屯城外，只帶劉超、姚襄二將，三十騎進城，逕入府署內堂。方以一已易官服，先來施禮，軍師道：「學士與軒公，可謂不負數十年之神交。」太守道：「職內疚猶存，外慚難滌，何敢當軍師獎養。」

隨引錢芹、侯玘前謁，代陳始末。姚襄聞說是父親勤王舊友，揮淚再拜，互致慰勸。太守設樂宴享，名罄哀曲。

越日，鐵都御史率領大隊軍馬皆到，伯昂迎入公館，邀請諸將，犒賞軍士，無不合宜。時各屬錢糧，伯昂早已提解，夠支半年兵餉。軍師大喜，隨會集諸文武，商議進取汴郡之策。

伯昂進言道：「開封南北憑河，唯東面可攻，由睢水而渡，不三百里直薄城隅。此地轉餉亦易。」錢芹道：「彼聞已下歸德，必憑睢水而立寨，以扼我之渡，莫若先取汝寧，由上蔡扶溝，至中牟渡河，攻其不備何如？」軍師道：「二公之策，可以合用。請先生冠吾冠，衣吾衣，坐我車，建我旗，假我軍師，與鐵都憲率軍至睢水，相機爭持。勝則長驅直進，彼必退守陳留，悉力守禦。我則別引一師，南下亳州，取道拓城，沿河而走洧氏，從中牟渡河，逕襲城之西隅，可唾手而下也。臨期尚有秘策，更當遣人知會。」眾皆大服。乃自草奏，特薦軒伯昂為開、歸兩郡巡道，暫攝府事，錢芹為方外司馬監軍事，侯玘為庶士，同方學士先行詣闕復命。這才是舌劍唇槍，只片言，降服了一州八縣，更有那潛兵鏖戰，剛半夜，平定了中土神州。請看次序衍下。